

八里情仇

京夫著





八里情仇

(上册) 京 夫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2 033 7353 5

八里情仇

(下册) 京 夫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八里情仇

京 夫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4.25印张 4 插页 603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36750——50000

*

ISBN 7-5059-1692-0/I·1162 定价：15.60元（上下）

目 次

引 子	1
上 部	3
下 部	418

引 子

汉江边有一古镇，距老县城八里，是以名，曰：八里镇。上古时仅一驿站，尔后才成为八里店、八里铺、八里街、八里镇，还得到一个“小巴黎”的美名儿。

那是抗日战争后期。八里是前后方要道，水旱码头。新辟的一条公路，新修了汉江码头。公路上整日有开前去的兵车，开回来的伤兵和难民；水路上有下行的山货土产，上运的油盐布匹百货。镇东的教堂一下子有了三位洋神父和十一名中国修女，钟声更加悠远而肃穆。小学校成了伤兵医院，整日里街上尽是南腔北调摇摇晃晃的伤兵。紫柏山佛事更盛，山阴道上，香客如织，山上香火空前旺盛。烟馆、妓院、赌场堂而皇之挂出招牌；石板街上钱庄、绸缎铺、京货店、山货栈、旅馆饭庄酒楼舞厅挨挨挤挤；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也应运而生。一个叫做雅赛花的京剧社，竟有了八名坤角，号称八枝花儿，在龙王庙前的戏台上唱得火红水绿。一帮流亡的三流画家，也聚集在码头边，为行人作画。官家的轿子，兵家的高头大马，一起从青石街上招摇过市。小小八里，夜晚竟也灯火辉煌，映得汉江如星空一样灿烂。八里一下子比县城还风光十倍，每日间哄哄闹闹，乌烟瘴气，千奇百怪，既繁华又凶险，既招财进宝，又祸水四溢，见一个日头，放倒的猪羊与放倒的人命成了正比例。

此间，一位挂了花的团长住进了八里伤兵医院。伤愈出院，竟

不思杀敌报国，却混迹于八里街头，出入烟馆妓院、赌场剧社，卧柳眠花，吃香喝辣。这位文雅风流的军人，年轻时曾到过法国巴黎，醉时，便把眼前的汉江当作曾经泛舟的赛纳河，把青石街道当作了当年徜徉过的香榭丽舍大街，教堂也便成了巴黎圣母院，妓院烟馆也便成了那个世界大都会的红灯区。他曾赋得一首诗曰：

错把八里拟巴黎，
浓装淡抹总相宜。
三月烽火梦境外，
醉卧烟柳不思归。

诗虽有点狗屁不通，但既是留过洋的团长大人人口出，也便字字珠玑、一字千金了。县长大人素来附庸风雅，称团长大人大作乃是千古之绝唱，万世第一诗。他说地以人名，敝县黎民百业将由此诗而得福音，小县也为有大作而远近闻名。便让能工巧匠照团长手迹，摩刻于青石之上，镶于新建的汉江码头一百单八台之上的依斗门壁，以作万世之留芳。

八里，便有了“小巴黎”的美称。

遗憾的是那位儒将却因与人为剧社首席坤角争风吃醋，和那位坤角儿一起挨了对手的黑枪，做了风流鬼魂。倒是那诗壁，却能经得江风，字迹虽模糊了，仍可辨认。

小巴黎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现在讲的是小巴黎的新故事。

上 部

荷花坐在院坝边的苦楝树下纳鞋底。黑狐卧在她旁边看着她纳，似在欣赏她的手艺，看着看着闭上了眼睛，打起盹来。娘在草屋床上咳嗽，紧一阵慢一阵，咳嗽得她好心慌。

院坝在一处高涧上。涧下是一条小路，盘盘结结上到沟顶的一户人家。那里也是独庄院坝，透过树林可以看见灰蓝色的屋脊。那里住着西沟河大队的当家人。早晨荷花顺着盘盘结结的小路下到涧底泉里挑水，见支书穿着新衣服下沟去公社开会，她便没有去治水工地上工，借口要给娘抓药，用一个下午坐在院坝上等支书回来。支书开完会，会从公社带回队上的报纸和信件。林生总该有信来了。她已经这样等过支书两次了，每次都白等了。是林生没收到她的信？还是出了什么事？林生家那边搞二期社教，当着大队支书的林生爹会不会有事儿？就是他爹有事儿，林生也该来信啊。这个林生！

芦花大公鸡引着一群白母鸡从房后的林子里钻出来，在院坝上散兵一般漫开。大红冠子的芦花公鸡在枸木树根下啄到一条蚯蚓，放在地上哽哽着招引母鸡。一只来杭母鸡跑过去啄了那环状的蚯蚓一下，像吃面条一样吃下去了。公鸡立即冲上去，将它扒下了。

黑狐大约讨厌这种旁若无人的做爱，懒洋洋站起来，抖擻了下

身子，向那不雅的一对冲过去。院坝上好一阵躁动，鸡们又撒到屋后的林子里去。

“黑狐！”荷花断喝一声。黑狗又在她旁边卧下了。狗肚里怀了崽，变得懒散而温柔。那是一只野黄狗的种。听说那黄狗后来被公社的武装专干枪毙了，狗肉吃了一个礼拜。她曾深深为黑狐失去了朋友而难过。

荷花停顿了一会儿的劳作又继续了。鞋底是给林生纳的。几年来，她已为他纳了半箱鞋底。在陪伴娘的松明灯下，在治山治水工地劳动的间隙，在会场上，她不停地纳着，已经没数过是几十双了，大约够林生一辈子穿的，可她仍在纳。她用那密密的针花表示着对林生的爱。那一双双结实的千层鞋底，是坚贞、执著的爱情的象征。她也是用这单调重复的动作来排遣这深山的寂寞和百无聊赖。到那一天出嫁时，她的陪嫁便是这一双双鞋底儿。她觉得自己便是这鞋底儿，她要用这一双双千层底把林生托起来，把神圣的爱托起来，托到一层层彩云之上。

十八岁，是女子最美好的年华。十八岁，是青春骚动的年龄。一个寂寞中的女子，青春骚动来得更早，更强烈。荷花上过两年初中，她的青春骚动来自生理的需要，又受到理智的制约。她有属于她的美好追求，然而现实似乎总与她作对，总与她过不去。三年前，她的家还算是个幸福的家。爹是乡邮员，月月有几十元工资拿回来；娘很会过日子，也能做活儿，身子壮得赛过一个10分劳力的男社员，在队上拿9分工。娘把他们姐弟三个拉扯得冬有棉，夏有单，而且还供她到八里镇上住校上初中。在学校，她也以好成绩、好身段、好嗓子博得了同龄女同学的羡慕。就是在那全民饥馑的年月里，她尚有粮面上灶搭伙，能住在邮电所爹的单人宿舍里不受风寒之苦。可这一切，却因爹被关押而结束了。她辍学了，娘气病了，这个家从此残破不堪，几乎不能维系。唉！

草房屋里又是一阵厉害的咳嗽，咳嗽之后，是有气无力的呻

吟，之后又是咳，咳嗽声戛然而止。是娘噎住了？荷花忙挽了鞋底，跑回屋子里。

娘头耷拉在床沿上，脸已憋青了。她忙扶起娘，给娘捶背。娘终于咳出了痰，无力地靠着她，闭上眼睛喘息着。她抚顺娘的乱发，透过娘头顶，她看见了对面床头墙上玻璃镜框里爹的照片。那是爹当先进乡邮员时戴着红花抱着奖状的照片。她曾要娘把那照片取下来撕了，娘不肯。爹成了罪犯，那红花奖状都成为讽刺。娘为什么要在心灵上供奉他呢？供着一尊不爱她的男神，唉，人生啊！

黑狐汪汪地叫了。有人从门前路过，是不是支书开完会回来了？在这个孤零零的院落，她是不放过去看任何从门前过往的行人的。不上工，仿佛与世隔绝，站在门口看过往行人，成了唯一与外界交流的方式。文化和精神寂寞是世间最难耐的寂寞，能看见有人走过，便时时记住自己生活在世界上，还是一个人。她每次总是把小路上的人一直目送到在视线里消失。不光她，娘也是这样。两个弟弟比她还厉害，有时跑到路上去看人，尾随着人后面送出去老远，或是看得忘了一切，正洗着的菜也让流水冲走了。

是支书回来了。支书刮过了胡子，青青的腮帮子，一脸严肃。

“这狗怀上了？”支书看着黑狐问。

她答了，并且说了准确的月份。

“有伢狗娃给我留一只，不要母狗。”支书说，带有指令的口气，“最近狐子又多起来，拉走我家三只鸡。”

她眼巴巴地只盯着支书夹在腋窝里的报纸，她希望那报纸里有信。但支书没有给她信的意思。

“把报纸借我看看，大伯！”她说。

“这女子，还爱看报，这很好哩，青年人就要学习嘛！”支书从腋窝里抽出报纸，给了她一张小报。那是县报，她熟悉那黑色的纸质。“好好看看，上面有个英雄人物哩，就出在咱们八里镇上，上级号召党团员和社员群众向英雄学习哩！”支书说完，便往家走了。

县报的头版通栏标题是：《烈火见精神，身残志不屈》，副标题为：《记八里公社镇西大队社员王兴启战胜烈火勇保集体财产的英雄事迹》。文章记叙了在镇西大队保管室一场汽油泄漏造成的火灾中，看守保管室两万斤贮备粮的社员王兴启，冒着油桶随时会爆炸的危险，在熊熊烈火中，把五桶汽油推出了保管室，保住了集体财产，自己却被烈火烧伤致残的事迹。就是这样一位被截掉了一条腿的伤残人，在医院里，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谱写了一曲身残志不残的无产阶级英雄赞歌。报纸上，还有县委、县团委、县贫协、县妇联关于开展向王兴启学习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广大妇女以王兴启为榜样，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荷花被英雄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如果她还在学校，一定会和班上的团员们去英雄家里慰问英雄，为英雄做好事，会写出一篇赞扬英雄精神的作文或日记。雷锋，还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多少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都让她激动得热血沸腾，都成为她学习的榜样和做人的楷模，她的日记里，多少次写过他们的名字：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王杰。而眼下这位英雄就在自己一个区上，在四十里外的镇上，啥时一定去看看。如果能同林生结伴同去，让英雄给他们签名，给他们祝福，记下英雄的豪言壮语，那该多好啊！

想到此，荷花眼前又一次出现了林生。林生为什么不回信呢？林生那性格，会不会在清查他爹时，沉不住气，会不会弄出什么乱子？她多想见到他啊，再给他写封信吧！

太阳在西边的山颠落下去，屋后梁上的阳光也消失了。山野里吹动着习习的凉风。鸡们上了笼子，苦楝树上鹊巢里两只出外觅食的喜鹊双双飞回枝头，喳喳叫了一阵落窝了，屋后林子里知更鸟开始了单调的鸣叫。荷花收了报纸和鞋底，抱了把柴禾回灶屋烧饭。两个弟弟回来了。她安顿他们吃饭之后便去服侍娘吃饭。好容易

把一天的家务料理完了，等一家人睡下来，她这才点起松明子，卸下一页柜盖当书桌，放在膝盖上，就着松明灯浓浓的烟油子，给林生写信。

二

八里乡镇西大队办公室，坐落在中心村的村头上。晚来潮润的空气里，弥漫着石炭和糯稻的混合味儿。

左青农正在讲话，突然停顿下来，一歪身子，“啪”一声，把手从桌下黑暗里拿到桌上的煤油灯下。女人一样柔软光滑的手心里是一滩鲜血。他看着那血，人们也看着他的圆团脸，脸上也如他一样表情古怪、滑稽。

“妈的疤子，今年蚊子真多！”他说。把血揩在桌沿上，又唾了点唾沫在手心里清洗那血，做得很认真。另一只手又慌忙伸到桌下去搔痒，他明显地觉出搔出了一个大大包。不过他的右手在空中划拉了一下，手心里捕获了一只蚊子。他小心地移近灯罩口，将那只大号的花脚蚊子放进灯罩里。

“支书，抹点这！”贫协主席夏长有老汉拔开了铜烟锅碗儿，用火柴头在烟锅杆儿里挖出了一团酱黑色的烟屎，举起来送到左青农面前。左青农刚把烟屎抹在右腿上，“啪！”左腿肚又被叮咬了一下。

“你这腿肉嫩，我抽烟，叫蚊子咬它也不咬！”夏长有说。

“不是不咬，是你老汉没血！”大队长长山开着玩笑，“还是煨点烟吧！三喜，抱点麦秸，拔把青蒿熏它狗日的！”

团支书三喜去弄麦秸，屋里的干部们活跃地谈起蚊子来。夏长有讲，当年麻老四把一个户绑在院子里索租，自个与保长柳长水去打牌，忘了院子里绑着的佃户。牌打到鸡叫，出来小便，才看见院子

里绑着个人，一摸早断气了。“你们说人咋死的？”夏长有问。有说吊死的，有说碰死的，还有说让狼掏了心肺，夏长有都摇头。到左青农，他不假思索地说：“还用问，蚊子叮死的呗！”夏长有夸赞支书比别人高一筹。夏长有还准备讲早先蚊子多得茅厕都得烧上烟火的故事，三喜已生着了烟火，一团团烟在屋子里打旋，干部们都被熏得眼泪鼻涕直流，支书左青农便宣布继续开会。

“咱们开短会，现在就刚才的问题发表意见吧！”左青农说。刚才的议题是关于如何解决为抢救集体财产而致残的英雄王兴启的生活困难问题。自从王兴启出院以后，生活料理支部已安排由各户轮流值班。这样做了一段，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几天竟因交接班不及时，耽搁了给英雄吃早饭；轮到有些家庭，家里的妇女们都不愿去送饭，害怕看见王兴启那烧伤后可怕的面孔；有人把饭送去，连碗也不愿去收，到现在，王兴启家锅台上放着好几摞脏饭碗。男社员差不多在治山治水工地上，女社员都胆小，王兴启又住在冷水泉上，离中心村半里路，天阴下雨，送饭也多有不便。于是便召集这个干部会，专门研究。刚才会上已经定了一条：给英雄装一条假腿。可假肢一时装不好，装好还得适应，生活上得有专人料理。

提到具体料理，没有人发言了。憋了好大一会，三喜提出派四类分子去。大队有两个富农婆，一个地主崽子，还有反坏分子各三个，要命令他们去，没人敢不从。左青农说这不行，如果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给饭里下毒，或是搞什么阴谋，那问题就大了，况且王兴启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很难保证这些阶级敌人不向他下毒手，与他同归于尽。

大队长长山提出由队上出钱，雇人常年侍候英雄，左青农认为这与上级精神不符合，英雄当初扑火时想到钱吗？为英雄服务就要钱，这与学英雄格格不入。“那就只有回到原路上，大家挨户轮了。”长山说。“怎么总往回绕呢？”左青农不满地说，“我家的就去送过饭，回家后吐了两天，饭也不吃。我又在供销食堂上班，我家先做不

到！”夏长有提出，要是能给兴启恋爱个媳妇，一河水都开了，三十大几的光棍汉，早该有个婆娘了，并提出把本队的哑巴女子给兴启娶屋里，哑巴虽不会说话，做个饭管个家还对付。长山说，怕哑巴家里通不过，再说给英雄娶个哑巴婆娘合适吗？左青农说，也是，英雄人物娶不来一个革命伴侣，也应娶一位觉悟高、配得上的媳妇。他要大家好好为兴启物色个人儿，谁能给英雄物色到一个媳妇，谁便立了一大功。最后便做出决定：发动群众给英雄找对象，将这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左青农会前已经有了底，只是自己不好直接提出罢了。他要等待火候，拿出自己的方案。这方案早已烂熟于胸。

“同志们，今天的会开得很好，这是我们学英雄最好的行动。会后，要积极行动起来。我准备把会上的打算汇报给公社党委，我相信上级党委一定会支持我们。散会吧！”左青农宣布散会后，等干部们走出去，自己也带着满身的烟屎味，以军人的步伐，回到了村东头自己的家里。

左青农开了门锁，在水缸里打了水洗了脸，洗去了腿肚子上的烟屎，便掀开了小房门帘儿，扭亮了煤油台灯。毕淑贞和女儿已经熟睡了。妻子露着雪白而丰腴的酥胸，凝脂一般，在灯影里闪光，女儿的头就埋在那软玉一般的一团里。毕淑贞脸上是满足而迷醉的睡相。看见这一切，就如同看见毕淑贞怀中不是一个奶婴，而是这女婴的生父——那个可恶的男人。属于他的权利被那个男人占有了，而今这婴孩又替代继承了那个父亲，继续占有着属于他的一切。一股无名的火焰在胸膛里燃烧起来，他真想用有力的手扼住那细瘦的喉咙，扼死这个小杂种，把属于他的夺回来。但他还是按捺下了那股烈焰。理智告诉他，他那样做，这美丽的淑贞也将最后失去，他将面对空屋，忍受更厉害的折磨。还是慢慢消受她吧，在不足里寻求满足！人生就是这样，永远不会圆满，人不可能永占十五的圆月，人获得只要是二十一二的月亮就应当庆幸，更多的人只看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月芽，甚至只能在星月无光的暗夜里苦苦追求

寻找。

左青农轻轻把那婴孩从毕淑贞温暖的怀抱里分离出来，抱到大床的另一头。那孩子伸出小手要抓住什么，他慌忙把一根指头给了她，小东西把他的那根食指拉向嘴里吮起来。他用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一会儿，孩子睡着了。“妈的！”他在心里骂了一句。

他脱去衣服，急不可待地去填充那孩子留出的空档。毕淑贞立即醒来了，睁开吃惊的眼睛看着他，在被盖里摸索着。

“秋英呢？”她问。

“我抱过去睡了。”他压低声音说，“别出声！”

“真是！”妻子抱怨地坐起来，确认孩子在床那头，这才慢慢躺下去，身子翻转去，用被子捂严了身子。

他有点泄气，但还是钻进了被盖，把身子贴了过去。

“讨厌！”妻子打开了他不规矩的手，身子往里缩着。

他终于用强制手段俘虏了她，占有了她。她一动不动，冷得如同一块冰。管她哩，反正她已属于他了……让她去想那个牢犯吧。他知道她心不死，他曾听见她在梦里呼唤那牢犯的名字，他曾经用耳光阻隔她的呼唤，他得到的是她无休止的沉默。后来，他强奸了她，那次做得比今天横暴得多，床像战场一样。他是胜利者，像当初获得她与那奸夫的罪证那样。他在精神上没把那家伙治服，而用正当的权利获胜了，他是胜利者。她肚里的孩子帮了他的忙，他的胜利来得容易极了。他只是在享受胜利果实上太他妈那个了，他得到了一颗若涩的果子，而且还要爬上带刺的树头去摘取它，唉！他本来是准备留部队的，那时，眼见得就可以从炊事班长升为后勤处总务科伙食股长了。他博得了首长的信任，因为他为处长及处长的家里送去过许多好处。他抱住当保育院长的处长夫人的粗腿，而处长又对大块头的夫人言听计从，他成功的希望是百分之百。可他为了占领这八里镇旁汉江岸边的一块阵地，一块从侵犯者那儿收复的土地，他退役了。这块阵地一天不完全占领，不置于自己的视界内，

置于自己的力量控制下，他简直无法打发时日。他是占领了，虽然这块阵地上的一颗心并未屈服，但他是占领者，他可以支配它，驱使它。它在他占有下痛苦地呻吟，于他来说倒是一种报复的满足，惩罚的惬意。谢谢左青山社长，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既不离本行，还可以实施他的占有和管辖。

左青农想到晚上会议的成功，按这样的部署发展下去，他的目的一定会达到，那样他便实施了对那个牢犯的彻底报复，他还会走出人生更美妙的几步棋。

“左支书，左支书！”窗外有人惊惊乍乍地叫着。

妈的，这种时候来叫门。他停止了动作，没好气地问：

“什么事？”

“不好了，王兴启他……”来人急得说不出话来。

“他怎么了，三喜？”他听出是三喜的声音。

“他喝了老鼠药了！”

左青农立即穿上衣服。

“送医院去了没有？”他问。

“长山说让你去看看，现在他老婆送饭，他怕说不清！”三喜结巴地说。

“怕个疤子，耽搁了救人呢！”左青农发了火，“还不快走！”

两人走了一节路，左青农就被路上一块桔皮滑倒了，放了个仰八叉。

“你没带手电？”他气急败坏地问。

“没有，……”三喜解释着，上去扶支书。

“快去我屋里床头取！”左青农支使三喜。

三喜走了一节，又被左青农叫住了。他不放心三喜进屋去，他的睡屋，是不允许任何男人进入的，虽然三喜还不成年。他自己回屋去，找到了手电。手电放在床头，随时可以派用场，他有一种毛病，经常会用手电的。

左青农打亮手电，和团支书三喜，失急慌忙地向王兴启的独庄屋场跑去。

三

在骤起的狗吠声中，荷花听出几声斑鸠叫。

荷花正在灶上刷碗，几声斑鸠叫立即使她心慌意乱起来。莫非是他？她撂下锅碗瓢盆，围裙也未及解下，脚步失调地跑出草房屋。

星月当空，四山朦胧，溪水在涧下欢歌，晚风里吹送着桂子花香。黑狐从场院边跑过来，围着她转了一圈，又对着后沟狂吠，似在诅咒什么。

“黑子！”她叫住了黑狐。黑狐蹭着她的裤脚，似在报告着什么。

“是野物吗？”娘在床上问。

“不是的，”她说。是野物也得去看看，别是他来了，叫他愣等着。

“咕咕等——咕咕等——”又是几声斑鸠叫，叫声里透着凄切。往日在学校，林生召唤她时，总是一个暗示动作，把中指和食指伸成一个“V”字，说那是“胜利”的缩写，她便知道在老地方见面。到了那地方，总不见林生，却能听见几声斑鸠叫，寻声望去，林生会从树后走出来，或是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从背后蒙了她的双眼。林生说，斑鸠叫声很有意思，“咕咕等，咕咕等”，也许是叫“别让人等，别让人等”，催促快点约会。那时林生总把斑鸠叫学得很蹩脚，今晚的叫声有点乱真，莫非林生的斑鸠叫有了长进，三年不见，反倒地道了？

“黑狐，咱们到后沟去看看！”她抚摸着黑狐瘦骨嶙峋的脊梁，向下压了压，“别出声！”

是林生。林生从屋场不远处的一株桂花树后显出身来，尽管月